

第八十一章 有情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半夜睡不著覺，艙外的河風在唱歌。

範閑幹脆睜開雙眼，在丫頭的耳邊微笑著說道：“二十怎麼了？急了？”

思思被這句話真弄急了，從被窩裏坐了起來，咬著唇邊的一絡頭髮，氣的一言不發。

範閑一愣，趕緊將她的身子扳了下來，知道這話是自己說的不對。慶國女子，大凡十五六歲就要嫁人，像思思這樣已經二十還是黃花閨女的確實少見，雖然範閑總以為二十歲才是恰恰成熟的美妙時辰，可在一般人的眼中，思思已經成了老姑娘。

尤其是在範府之中，雖然眾人看在澹州老祖宗和範閑的麵子上，對思思很是客氣，可是人前背後總是少了一些閑話，尤其是範閑一直沒有將她收進房中，更是助長了這種風氣。

細細想來，範閑知道是自己沒有處理好這問題，他總覺得不必著急，卻沒有站在思思這丫頭的立場上想想，姑娘二十，這要換算成那個世界裏，那就得是三十的老處女，攔誰身上，也無法接受這個悲慘的現實。

思思蜷著身子，不理他傷心地睡著。

範閑想了想後，笑著說道：“說起來，咱們已經兩年沒在一張**躺了。”在州的時節，比他大兩歲的思思雖然都是睡在一邊，但範閑早就養成了起床後去她**廝混一陣的不良紈袴習氣。

“少爺大了，自然不能老和下人一處廝混。”思思將腦袋埋在被子裏，噙聲噙氣回道。

“這要廝混許久的。”範閑也沒哄她，隻是溫溫柔柔說著，“像我這種燒糊了的卷子，也隻有你才不嫌棄了。”

思思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：“少爺若是燒糊了的卷子。這天下間的姑娘家還怎麼活？”

主仆二人忽然同時沉默了起來，都想到這段話是石頭記上王熙鳳地自貶，便悠悠想起在澹州的時候，每個夜晚一人抄書一人侍候著的畫麵。

那些日子裏，範閑每當用極娟秀的小楷“抄”石頭記時。思思便在一旁磨墨，拔燈，點香，準備夜宵。二人完美地實踐了紅袖添香夜抄書這句話，說起來，思思才是這個世界上範閑的第一個讀者才是。

範閑將大姑娘地身子轉了過來，霸道地攬在懷裏，說道：“既然笑了就甬再哭。聽少爺給你講個禽獸不如的笑話聽。”

思思好奇地睜著眼睛，等著他開口，等聽完那個著名的笑話後，終於忍不住埋在他懷裏笑了起來，促狹說道：“原來少爺是說自己這些年禽獸不如啊。”

“如今想起來。自然是有這個問題。”範閑很老實地承認了錯誤，“當然，最關鍵的是，我並不知道你究竟是怎麼想地，當然，我承認這話也有些無恥的虛偽。”

“怎麼想的？”思思很迷糊。

範閑在心底歎息了一聲。沒有再說什麼。思思忽然間明白少爺說的是什麼意思，吃驚意外之餘，平添了些許感動，雖然少爺的想法確實太過荒唐胡塗，竟似準備看自己地想法。不過...還是有些溫暖啊。

“少爺，還記得小時候...你打周管家那次嗎？”

“當然記得。”範閑笑了起來。“那家夥，居然敢給你使臉色，看我不打的他滿臉桃花開。”

思思鼓足勇氣看著他的臉，半天卻沒有說出話來，自己畢竟是個丫環，怎麼能說那些情情愛愛的話呢？那一日，範閑打的周管家滿臉桃花開，思思姑娘心裏地桃花也在那時節開了。

其時範閑才十二歲，思思不過十四。

範閑不知道大丫環心裏在想什麼，反自琢磨著當時的場景，下意識裏說道：“當時那一巴掌下去的還真狠。”

思思縮在他懷裏，吃吃笑道：“少爺手勁兒大。”

“手勁兒大？”範閑嘿嘿一笑，左手在被褥裏已是落了下去，恰恰打在思思圓圓的翹臀上，姑娘入睡穿著件單褻褲，薄的狠，手掌與臀麵一觸，發出一聲咄的清脆響聲。

回憶總是美好地，**總是愉悅的，主仆二人就這般擁著，半晌沒有言語，隻是夜深人靜、褥有暖香，空氣開始曖昧和溫暖起來，範閑也終於開始禽獸起來，兩隻手早就不老實地開始在修遠的道路中上下求索。

“燈，燈還亮著。”思思急羞說道。

範閑此時已晉入靈長類禽獸境界，猴急不已，聞言伸出左臂往後一劈，渾以為自己這一式習自葉靈兒處的大劈棺，能輕易地破風而斬，將桌上那枝燭火吹滅，沒料到...掌勢一出，那燭上火苗兀自堅挺。

他這才想到，自己的真氣全散，哪裏還能夠隔空滅燭，內心不由大感惱火，頭一次發現真氣爆體地最大壞處原來是這個，咕噥著罵了幾句，伸手到枕頭下麵摸出袖弩，回頭胡亂著急地摳動了扳機。

隻聽著嗤的一聲，弩箭穿燭而過，射入了艙板之中，發出一聲悶響，燭火馬上滅了，艙內歸於黑暗之中。

他犯了大錯。

還沒來得及享受黑暗之中地甜蜜，便隻聽得艙外嗖嗖嗖響起數陣風聲，不知道有多少高手，在片刻之間匯集到了房外，隻聽長刀出鞘之聲，弩機上簧之音，交織響起。

先前範閑用弩箭滅燭，箭頭入木聲音雖然輕，但落在那些專業人士的耳朵裏，卻是分外驚心，尤其是船上有一位皇子，一位提司大人，守夜的人不知道有多警覺。隻聽得艙外傳來一名虎衛警惕的聲音。

“大人，有情況。”

範閑大怒起身，又慶幸這些忠心耿耿的手下沒有直接闖進門來，回身看著被褥中偷笑的丫頭，痛心疾首。鬱卒莫名。

一夜無話

—

第二日一大清早，範閑就起來了，今天沒有讓思思幫自己梳頭穿衣，姑娘家有些不方便。隻好躺在**繼續休息。

端了碗粥和幾個玉米饅、鹹菜入屋，服侍可憐地姑娘家用早飯，範閑做完了男人該做的事情，便走出了艙門，來到了船頭。眼望著浩蕩江麵，迎著寒冷冬風，覺著渾身上下神清氣爽，無一絲不適。

晨晨霧退後，大船便離開了潁州。其時船上大多數人都還在睡覺，此時範閑回頭望去，那個碼頭早已消失在了群山身後，再也看不到了。

“大人起的早啊。”蘇文茂在一旁謙恭說道，眼光卻在範閑的身上飄來飄去，昨天夜裏的笑話，此時早就在船中傳開。沒有人敢當麵說笑什麼，但心裏都會覺得有趣。

範閑沒有注意到屬下地無良眼光，隨口說了幾句，眼光一偏，便瞧著三皇子與鄧子越兩人走出了艙門。

範閑很規矩地向三皇子行禮請安。一絲不苟，一點不因為此時身在京都之外。便有所散漫。

三皇子麵相稚美，有些窘迫地生生受了這禮，沒有挪動身子。

範閑行完禮後，很自覺地馬上直起身子，穩穩地站在三皇子的麵前，一言不發。

三皇子撓了撓頭，委屈無比地抱著小拳頭，對著範閑躬身行了一個大禮：“學生見過司業大人。”

兩個長相漂亮，心思複雜，年歲卻相差甚遠的人，在古怪的儀式之後，便開始了船上地一天生活。如今這艘船上，除了一向跟著範閑的那批下屬之外，還多了幾位宮廷的教習嬭嬭，兩個小太監，那都是宮裏調出來專門服侍皇子的，不過範閑這人心狠膽大，硬生生將這些人留在了下層，不允他們上來。

而範閑這邊，監察院八大處，除了六處的劍手負責暗殺安全之職外，還調了二處和四處地兩位官員隨行，二處的官員負責保持情報的通暢，四處的官員則要負責居中聯絡江南之行，沿岸各地的監察院巡查司官員。

範閑自己師門是三處出身，如今執掌一處，如此一來，等於這艘船上已經有大半個監察院地構置，雖然人數不多，但分工配合起來卻是非常順暢。

船上生活頗多無聊，從京都出來的這些人們，剛開始幾天還有興趣賞賞江景，但漸漸看的厭了，加上河風凜冽，這些天除了有職在身的，其餘的人都窩在房裏休息。

範閑和三皇子站在船頭，看著迎面而來的峽穀風景，不知道在輕聲說著些什麼。三皇子一味諾諾，範閑面色溫和。

蘇文茂站在後方，看著提司大人和那位皇子，心裏卻在想著另一樁事情，為什麼船上非要裝那麼一大箱子銀錠？

交待完了事情，讓三皇子站在船頭學傑克，範閑走了回來。

蘇文茂看了一眼船頭那位男孩兒，苦臉問道：“大人，把殿下凍病了可不好交待。”

“鍛煉心誌。”範閑這一路上對三皇子並不溫柔，保持著距離，這一點不僅出乎了船中眾人地意料，想來也讓三皇子自己也覺得格外古怪。

“大人，那箱銀子...”蘇文茂試探著問道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看好就行，既然那婦人已經看到了，就別讓別的人再接觸。”

蘇文茂應了一聲，不再繼續發問。

範閑伸了個懶腰，忽然想著自己坐著大船，帶著一箱白銀，攜美下江南，還真有幾分二世祖的作派，隻可惜天時不是很好，不然曬曬太陽浴，喝點兒冰凍的果汁，就更漂亮了。

“關嫵媚被咱們關著。”蘇文茂皺眉道：“怎麼才能讓江南水寨的那位夏當家知道？下午船到陽州，需不需要通知當地院吏，將這消息放出去？”

範閑想了想，搖頭說道：“沒必要，暫時我還不想讓他猜到我是誰，這些混江湖地凶人，一旦發現自己摸不清對方底細，才會變得謹小慎微一些，我要看的就是，他到底願意為這件事情付出多少代價。”

“那...”

“別讓四處地人散消息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昨天夜裏，不是還有位三嫂子被你們留在潁州嗎？她自然會想辦法通知夏棲飛。”

—

這一天，整個慶國感到最恐慌的人，就是範閑嘴裏說的三嫂子。

潁州碼頭上的那艘民船已經開走了。三嫂子像個傻子一樣站在碼頭邊上，手裏提著一袋子沒有完全薰好的臘肉，連偶爾來問價的人也顧不得招呼。她是山賊放在潁州城裏的眼線，平日裏負責打探消息，昨天那艘船上的銀箱子就是她第一個摸清楚情況的。

船消失了，不是件大事，因為按照關姐這批山賊的行事風格，殺人劫貨之後，就會連夜將船開走，到下遊衝灘，然後燒船滅跡。

所以她今天早上看見船沒有了，以為關姐等人已經成功，但沒想到她在碼頭上等了半天，竟是沒有任何回音！

關姐沒有回來，二哥沒有回來，所有的人都沒有回來！

就和那艘船一樣，所有的山賊都消失無蹤，再也沒有出現過，一直讓她等到了暮時，碼頭邊上還是同樣死一般的平靜。

直到這個時候，三嫂子才終於確認，出事了。

她哆嗦著雙唇，有些不敢相信這個事實，就算船上護衛強大，但昨天夜裏也應該聽到廝殺聲，官府也應該有反應才是，怎麼可能一點風聲都沒有難道那艘船是鬼船，輕鬆地攫取了十幾條人命？

連夜她就換了裝束，將自己的頭發包住，將家中的餘財藏好，花大價錢雇了一輛馬車，連夜沿著難行的山路往下遊走去，過陽州而不停，繼續往東，一直走到了將要進入江南路的大郡。

這花去了她整整兩天的時間，途中隻飲了些清水，一點食物都沒有吃。

她是下層人員，本來極難見到關姐的那位主人，但也許是她深陷的眼窩，讓那位負責接待的師爺相信了她的說話，麵色沉重地領著她進了後花園。

州城裏最森嚴的後花園中，江南水寨那位年不過三十的大頭目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夏棲飛，閉著雙眼，聽著三嫂子的回話，緩緩睜開雙眼，寒意逼人。

“隻要那船還在水上，就把它攔下來。”

船，自然永遠都在水上。

夏棲飛手下統領著江南水道英豪，艦船無數，這句話裏透著強大的自信與隱隱的憤怒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